

何云波围棋文集 二

竹林品弈

何云波

著

社

何云波围棋文集



竹林品弈

何云波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云波围棋文集 / 何云波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52-6560-3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围棋—文集 IV. ①G8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530 号

- | | |
|------|---|
| 书 名 | 何云波围棋文集 (二) · 竹林品弈 |
| 著 者 | 何云波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
| 策划组稿 | 刘海波 |
| 责任编辑 | 田 磊 张佳妮 |
| 封面设计 | 刘霄汉 |
| 制 版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16开 (710mm × 1000mm) |
| 印 张 | 15.5 |
| 字 数 | 200千 |
| 印 数 | 1-3000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6560-3 |
| 定 价 | 198.00元 (全四册)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黑白之旅

天圆地方·····	002
千年棋脉·····	006
枰声局影·····	010
黑白人生·····	015
棋禅一味·····	020
棋行天下·····	024
棋里棋外·····	029
黑白之魂·····	034

第二辑 诗路棋迹

悠然可有棋? ·····	040
终弈且留宾·····	043

李世民的围棋诗·····	046
烂柯一梦·····	049
不语两相知·····	051
山僧对棋坐·····	053
佛门中的高棋·····	056
异国棋缘·····	059
诗境与弈境·····	062
胜固欣然败亦喜·····	065
拈棋微笑·····	068
忘忧清乐在枰棋·····	071
琴弈相寻诗间作·····	074
争名竞利看棋忙·····	077
翁心不在棋边·····	080
一个棋手的命运·····	083
山水之棋·····	086
美女，还什么围棋·····	089

第三辑 爱棋者说

我与围棋的结缘·····	094
黑白之间·····	097

黑白有道·····	103
爱棋者说·····	116
游戏的境界·····	118
弈与艺：一种跨学科的考察·····	120
行行复行行·····	129
误入“棋”途·····	132
图像中的历史·····	134
围棋与大学教育·····	137
围棋之“毒”·····	141

第四辑 悟道黑白

围棋的文化解读·····	146
围棋与中西文化·····	167
《名人》的魅力·····	183
棋中姻缘·····	189
吴清源的启示·····	194
观棋者语·····	197
黑白之舞·····	212
游戏者说·····	215
厕上围棋文丛·····	219

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与围棋..... 223

武侠与围棋..... 231

黑白之旅

第一辑

此辑为围棋文化电视系列片《黑白之旅》的八集解说词。中南大学胡光华、余文宇、张向真曾参与策划讨论，何云波、李松撰稿。其中《枰声局影》《棋行天下》由李松执笔，其余六集由何云波执笔。

天圆地方

这里是中国凤凰南长城，一盘特别的棋正在这里展开。

一边是韩国“石佛”——李昌镐，一边是中国“龙”——常昊。

这棋的独特，不在胜负，而是在它那别具一格的争斗形式。

两大高手正在南长城的东门楼上展开无声的厮杀。而门楼下的广场，在那个一千余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棋盘上，身着黑白服装的武林童子，也正在倾情演绎棋盘上的争斗。一时间，我们仿佛听到了古战场的喧嚣，大地的回声。

此刻，天、地、人、棋仿佛交融在了一起。

常常有人问，围棋的魅力究竟何在？它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沉迷其中、乐而忘返，甚至为了棋的输赢，或喜或忧、呕心沥血，几至忘情？也许，南长城上的那盘大地之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透过黑白童子的交锋，我们仿佛看到了现实的投影。有人说，围棋就是对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争斗的模仿。看那巨大的棋盘、那纵横交错的格子，多像大地中的阡陌交通、山水沟壑。那纵和横的交错，组成了一个的“田”字，树谷曰“田”，那可是人类生存的命脉啊！

有一天，当有两个人站在一块田地里，一个说：“这是我的禾。”另一人则说：“那是我的。”人类的生存竞争也就开始了，就像这黑白两色棋子的交锋。中国古棋有黑白对角各两个座子，大约就似在地里先设置四个“禾桩”，然后说你们开始“围地”吧，多者为胜！

许多竞技游戏，像拳击、足球、棋类，都与人类的生存竞争有关。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连绵不绝，人们一方面为国家、民族的生存，为主义、信仰而战；

另一方面，在崇高的旗帜下又隐含着人的攻击性、破坏性冲动。而当有一天，人们划下固定的地盘，设置了一系列规则，这战争就成了游戏。

围棋与足球、拳击等同为战争游戏，但其争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拳击是赤裸裸地通过对他人身体的击打来显示自己的强壮；足球是在快速的奔跑、激烈的冲撞、巧妙的切入、气贯长虹的射门中体现力量之美、冲突之美。

有人把足球称作是黑白相间的精灵，它闯进亿万人的心灵，让无数人在球场上为之哭哭笑笑，为之疯狂。

而黑白子的拥抱，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切的争斗，都是在优雅的“手谈”中完成的。弈棋台上，松风流水之中，手谈一局，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

于是，源于“战争”的围棋又成了一种艺术。棋枰就是一个时与空的坐标，是辽阔的大地，是广袤的宇宙。未落子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空旷，充满了无数的幻想与期待。

啪的一声，一颗子落了下去，就像空旷的宅院里住进了人，广袤的大地上有了第一缕炊烟。

以后，随着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有了无数的人生悲欢，世事纠葛。黑白子相互试探，守望，缠绕，牵绊，争执，逃避……如凤在天，如龙在水，像惨烈的争斗，又像一场跨越千年的约会。

一局棋终，一切的喧嚣都归于宁静，棋盘上只剩下一个个黑白相拥的故事。

都说棋是对人生的模拟。当然这种模拟又是有差别的，不少棋类游戏都是对现实世界冲突的直接模拟。军棋是简单直接的军长吃师长，师长吃旅长，旅长吃团长，遇到地雷，同归于尽。象棋稍好一些，但每个子的身份、地位、行为规范都是固定了的。楚河汉界，两军对垒，代表皇权的将、帅身居皇宫，仕女伴其左右，兵则只能勇往直前，并且只可进不可退，这种身份轻易改变不得。

而围棋却只有纵横十九道格子，黑白两色棋子，棋子上没有字，也就没有身份，它可以什么都是，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一切随时而变，顺势而动。

围棋的形式要素被简化到极致，包含的变化却没有穷尽，这正所谓最简单、

朴素的就是最丰富、复杂的。

琴棋书画，围棋作为其中一门艺术，与其他艺术有相通之处。棋盘、棋子，一方一圆，“围奘象天，方局法地”，天地方圆之间，便有一种对立中的和谐之美。而棋子，一黑一白，在棋的进行过程中，相互拥抱，本身便犹如一幅极美的图画。中国的书法、绘画，白纸黑墨，黑白两色，乃是对大千世界丰富色彩的浓缩、抽象。中国绘画从写实的角度说，可能不如讲究色彩搭配的西方油画那样逼真；从欣赏效果说，也不如浓墨重彩的油画那样富于视觉的冲击力。但它在简单、抽象中自有让人品之不尽的韵味。围棋亦然，它同样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审美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围棋是一种点与线结合的艺术。落子成点，棋子与棋子之间相互呼应、彼此贯通便成线。低手的棋往往前后缺少连贯性，高棋则如行云流水，一气贯通，大势浑成。这就是棋的调子，就如那音乐，有了韵律，便有了动人之美。

棋盘棋子的点线连缀，同时也使我们联想起黑白书法。书法也是一种线的艺术，而棋的种种走法，大飞、小飞、单关、小尖、立玉柱、金鸡独立，都是线的连接，扭断便常常意味着战斗的开始。布局中的三连星、中国流、小林流、对角星、平行型等这些不同的点线组合中便包含了不同的棋风以及各自对棋局的不同理解。所以有的人说，马晓春的棋就像怀素的狂草，钱宇平的钝刀刻出的就是中规中矩的隶书，常昊以他的朴实厚重书写着颜真卿的大楷，大局观出色的聂卫平则在自如地挥洒着他的行书……

一张黑白山水画，一幅纵横捭阖的书法，一首意境深邃的诗，一种别样的人生，围棋包含着自然与生命之美，是宇宙万象的缩影。

围棋的生存之本在于“气”，气之流转、变动便成棋局，有气则生，气尽棋亡。所以好的棋型气态舒展、生动，愚型则生涩板滞、气脉不畅。就像大千世界的万物，皆有赖于气而生，有“气”才有生机，所以植物间的争斗都是围绕着空气、养分而展开。

茫茫宇宙，人涵天地之气，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围棋盘同样像个小宇宙。

有人说，人仰望星空、测量星象，然后有了围棋，所以围棋又被称为“星阵”，棋盘上有九个星位，正中即为天元。而棋盘上散落的棋子就像满天星斗，星罗棋布。

看棋盘中的天元，多像那太极，缥缈虚空，生气流转。而黑白子，就是由太极化生的两仪，“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清者在天，浊者在地”，黑白子中即包含着阴阳乾坤的无穷变化。《棋经十三篇》说：“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阴阳。”这其中不无附会之处，却正体现了围棋作为胜负之道之外的文化意味。

围棋是游戏，是竞技，是艺术，是宇宙之象、人生之道，或者大而言之，就是一种文化。每个人心目中，似乎都有自己关于围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大地之子来说，“黑白”也许就是“天上的云，地上的泥”；在不谙世事的孩子眼里，围棋是“一群喜鹊在林中自由地嬉戏”；饱经风霜的老人则把围棋当作“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浪漫的诗人说围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蓝天”；恋爱中的男女回答又有不同，“黑白子是一对相亲相知的生死恋人”。在这里，“黑白”就是生命的感悟，就是一种人生。

天圆地方，人居其间。看大地上那一座座四四方方的宅院，多像棋盘中的一道道的格子，装满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千世界，也仿佛都浓缩在了这小小棋盘中。黑白子的阴阳交抱，本身就似在昭示着混沌初开之意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道，也是棋。

原载《围棋天地》2006年第2期

千年棋脉

2004年，第十七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在山西晋城市举行。它的口号就是“让围棋回家”，因为据说晋城市陵川县有座棋子山，那里就是围棋的发源地。名人战赛场从晋城市到棋子山的安排也别具匠心，仿佛围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它“回家”的旅程。

棋子山位于太行山脉的淇水之源。有学者推断围棋起源于殷末周初，地点就是棋子山，其产生与一位叫箕子的卜筮家有关。

吴清源先生也曾谈到，围棋最初并不是一种争胜负的游戏，而是占卦天文的用具。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是在棋盘上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尧把帝位传给舜后，把作为天文和占卜工具的围棋传给了儿子丹朱，让他掌管祭政的祭祀活动。

循着棋枰观星象，棋盘上黑白棋子的交抱，确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太极图，联想到河图洛书。伏羲创八卦和太极图的伏羲台的遗址，就在古洛河入黄河处——今巩义市河洛镇黄河南岸。于是便有人说，围棋应该产生于中原河洛地区。

也许，围棋的产生本来就非常简单。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线连成方格，再摆上几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做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代“弈”的雏形。

先秦两汉，博与弈常常并称。六博是一种靠掷骰子行棋的棋戏，从先秦到汉代，一直非常盛行。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就保留着一副完整的博棋棋具。博戏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围棋与博为伍，地位自然不高。

汉以后，社会纷乱，文人士子的命运在各种政治漩涡中浮浮沉沉。何况人生苦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舍弃功利，及时行乐，便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于是，“戏”便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内容。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竹林七贤酣饮高卧，吟诗下棋，啸傲山林；袁羌一边谈易，一边下棋，口手相应，意态傲然……这正是所谓的魏晋风度。“魏晋人物晚唐诗”，人们把带“风”字的词都送给了那个时代：风度、风流、风情、风姿……令人“忘忧”的围棋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青睐。

围棋作为“游戏”，也就有了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手谈”“坐隐”“忘忧”“烂柯”围棋的这些雅号都是出现在那个时代，它代表的是人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以“手谈”代清谈，以围棋为“坐隐”，在尘俗的世间，忘却一切烦恼，体味精神归隐之趣，何乐而不为？

南北朝时，文化中心南移，中国围棋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梁武帝亲自撰写《围棋赋》，宋明帝设围棋州邑，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官方围棋机构了。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到唐代，琴、棋、书、画并称，围棋正式成为“四艺”之一。

说到唐代，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都城长安。唐王朝声名远播，长安一时极盛。“长安别是一家棋”，这棋声首先来自宫廷。“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唐太宗咏棋，引来群臣唱和。玄宗还专门设置了棋待诏与棋博士制度。王积薪、王叔文、顾师言等都是著名的棋待诏。玄宗也经常与杨贵妃弈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邀宠进幸，大约也少不了围棋吧！

而文人也得风气之先，大多好弈。白居易有诗云：“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争，最妙是长斜。”“博弈家”类似于今天的私人俱乐部，文人在这弈棋作诗，“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真是令人流连啊！远在蜀地的杜甫，在秋风落叶中仍在怀想着故都：“闻道长安

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长安犹似一盘棋，百年世事都如那棋局一般反复不定。物是人非，王侯第宅皆换新主，文武衣冠已非昔时。战事不断，寂寞秋风，真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啊！

西京过处是东京，宋太宗半生戎马倥偬，终于在汴京落下脚来，可以在围棋这类玩物中歇一口气了。

御城楼上，宋太宗一边在这里与臣僚对弈，一边自制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海底取明珠”。莫非战事已了，从此要在棋盘上行游天下……

走进开封，就仿佛走进了历史。穿过走马街，漫步清明上河园，则是另一番景象了。透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想见当年汴京的繁华。瓦舍勾栏、茶楼酒肆……娱乐，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棋待诏们待在深宫里陪皇帝下棋，文人在雅舍间定期聚会，“琴弈相寻诗间作，笑谈终日有余欢”，一般人呢，则只能在棋摊、在茶楼酒肆中过过瘾了。曾经高雅的围棋，也就走向了大众，走近了芸芸众生。

据说北宋全盛时，士大夫沉溺于喝茶下棋不能自拔，有的甚至废业弃官。有人遂将茶笼称为“草大虫”，棋枰呢，就是“木野狐”，说它媚惑人就像那美女狐，由此可见当时棋风之盛。到南宋时，虽偏安一隅，在杭州这“诗酒琴棋歌舞地”，高宗皇帝仍“万机之务尽付之”，所乐者琴棋书画而已，难怪有人要说玩物丧志。

在唐宋，围棋的发展除经济因素影响外，另外还依赖于政治的力量。到了明清，棋待诏制度已不复存在。经济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了围棋的流向。围棋在清代走向顶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城市——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不断地让人生出尽兴一游之念。古老的扬州，中间虽几经沉浮，到清中叶，随着扬州盐业的兴盛，随着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驻足扬州，运河边的扬州成了经济的中心，围棋活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乾嘉时扬州富甲天下，豪商巨贾多好附庸风雅，文士棋客便成了他们的座上宾。四方弈士慕名而来，人才济济，造就了扬州围棋的鼎盛。“绿杨城廓是

扬州”，轻风飞絮、杨柳依依中，清代著名棋手周懒予、周东侯、盛大有、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都曾在此留下他们的身影，有的索性一辈子就住在这里了。而像晚清国手周小松更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二十四桥明月夜”，在瘦西湖的莲花桥上，在往来穿梭的五彩画舫中，也就少不了围棋的流风余韵。

清代道光年间盐法改变，扬州的盐业每况愈下，扬州的繁华一去不复返。况且，偌大的清王朝也已经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围棋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衰落，周小松在世时就已经感觉到：“弈虽小道，恒视国运为盛衰。”一个棋手许多的人生况味，便都包含在这一句感慨中了。

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变革。古风盎然的围棋，在外力的刺激下，有了新的活力、新的气象。围棋的中心，也开始转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在皇城根下的茶楼、四合院，在大上海的黄浦江畔，都留下了二十世纪中国围棋渐行渐远的背影。

原载《围棋天地》2006年第4期



枰声局影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乐章中，围棋的落子声究竟始于何时？起于何处？答案恐怕已难以寻觅，然而千百年来，黑与白的纠缠、木与石的对话，简单的物质形态演绎着人类复杂的心智较量。于是，这丁丁棋声便得以穿越时空，延绵至今。

在陕西咸阳出土的石棋盘，边长六十六点四厘米，厚三十二厘米，磨制光滑，周饰一圈二方连续菱形方格纹，盘面以黑线画出棋格，纵横十五道。考古证实：此物出自西汉中晚期，这应该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围棋盘实物了。

再往前追溯，从原始氏族社会的彩陶器中，我们也能依稀找到一些关于围棋的蛛丝马迹。这些图案的线条匀称，格子整齐，道数多为十至十三道不等，因此，考古学家称之为“棋盘纹”图案。

围棋的制式以道划分。若要争个胜负，从理论上说，至少要七道。道数愈多，变化也就愈多，从简到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期间，多种制式和平共处，直至隋唐才渐渐归一。中国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写道：“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问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所用的十九道盘，在隋唐时期已成为通行的标准制式。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张盛墓中，就有一具瓷质十九道盘。

围棋盘的材质，有木、石、瓷、纸、织锦、金玉等，其中以木质为多。晋人曹摅曾在《围棋赋》中写到棋盘的制作：“局则以邓林之木，鲁班所造。规方砥平，素质玄道……”

古人曾用楸木、桃榔木、桑木、檀木来制作棋盘，而最常见的要数楸木了。据说这种制法最早始于南朝武陵王萧晔。唐代刘存在《事始·侧楸棋局》中有